

君从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

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

感悟乡情

36位名家思故乡怀故人

杨绛·陈忠实 等著
雷达·张抗抗

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感悟乡情

36位名家思故乡怀故人

这些用血与泪
火与冰写就的文章，
静下心来阅读一分钟，必将
泪眼模糊，爱不释手。

故乡是什么？故乡就是我们的母亲。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，我们奋力成长，从牙牙学语到懵懂少年，由青春飞扬至迟暮老年……不管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都不会忘记故乡——母亲。故乡是萦回于我们心灵的一个真实的梦，是一种痛苦而甜蜜的回忆，是我们那些已逝岁月里的一个美好的未来……

人海茫茫，我们走遍千山万水，相逢在某一年的某一天，不记得又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或者数年后才能匆匆再见，或者从此天涯隔断……但是，曾经的点点滴滴，却永驻记忆之壁。若干年后的某一天，不经意想起，涌动于心头的尽是温暖和感动……

ISBN 7-5001-1403-6



9 787500 114031 >

ISBN 7-5001-1403-6/I·141

定价:18.80元

君从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

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

感悟乡情

36位名家思故乡怀故人

杨绛 陈忠实 等著
雷达 张抗抗

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感悟乡情 / 张国龙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5. 6

(六瓣丁香)

ISBN 7-5001-1403-6

I. 感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·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4766 号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/(010)68002481 68002482

邮 编/100044

传 真/(010)68002480

E-mail: ctpc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ctpc.com.cn

策划编辑/赵铁伶

责任编辑/徐小美

特约编辑/张国龙

责任校对/李 东

封面设计/刘闯工作室

印 刷/北京翠明文印中心

经 销/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规 格/635×965 毫米 1/16

印 张/13.25

版 次/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1 10, 000

ISBN 7-5001-1403-6/I·140 定价: 18.8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目 录

上卷 似是故人来

人海茫茫，我们走遍千山万水，相逢在某一年的某一天。不记得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或者数年后才能匆匆再见，或者从此天涯隔断……但是，曾经的点点滴滴，却永驻记忆之壁。若干年后的某一天，不经意想起，涌动于心头的尽是温暖和感动…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我的五嫂/郭沫若 | 3 |
| 张妈/钟敬文 | 9 |
| 清水伙友/钟敬文 | 13 |
| 木匠老陈/巴金 | 17 |
| 秦嫂子/吴组缃 | 21 |
| 老王/杨绛 | 29 |
| 故乡一人/徐懋庸 | 33 |
| 老人/何其芳 | 41 |
| 老同学/孙犁 | 47 |
| 这双手/艾煊 | 51 |
| 拣麦穗/张洁 | 57 |
| 晶莹的泪珠/陈忠实 | 61 |
| 快手刘/冯骥才 | 69 |
| 怀莫公/何立伟 | 75 |

下卷 乡关何处

故乡是什么？故乡就是我们的母亲。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，我们奋力成长，从牙牙学语到懵懂少年，由青春飞扬至迟暮老年……不管我们走到哪里，我们都不会忘记故乡——母亲。故乡是萦回于我们心灵的一个真实的梦，是一种痛苦而甜蜜的念议，是我们那些已逝岁月里的一个美好的未来……

乌篷船/周作人	79
乡曲的狂言/许地山	83
藕与莼菜/叶圣陶	87
钓台的春昼/郁达夫	91
乡愁/罗黑芷	99
鸭窠围的夜/沈从文	103
月是故乡明/季羡林	111
老家/孙犁	115
我的家乡/汪曾祺	119
绵绵土/牛汉	127
小东城角的井/宗璞	131
从母亲到外遇/余光中	135
故乡的榕树/[香港] 黄河浪	141
家/陈祖芬	147
薯忆/杨闻宇	155
问竹/琦君	161
还乡/雷达	165
我寄情思与明月/郭保林	175
小桥、流水、人家/梅苑	183
故乡在远方/张抗抗	187
乡愁/蒋子丹	191
异乡的国歌声/房向东	199
编后记	203



上卷 似是故人来

人海茫茫，我们走过千山万水，相逢在某一年的某一天。不记得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，我们各奔东西。或者数年后才能匆匆再见，或者从此天涯隔断……但是，曾经的点点滴滴，却永驻记忆之壁。若干年后的某一天，不经意想起，涌动于心头的尽是温暖和感动……



我的五嫂

郭沫若

五嫂死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读书。她在临终时大约看见我的幻影，听说她向着空漠中说：“八弟！八弟！你回来了，啊，你回来了！”

第二天清早，在母亲房里遇见我们的新五嫂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来之后，在今年三月初头才结婚的，五嫂到我们家里还不上两个礼拜。

母亲为我指示，说：“这是你的五嫂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从前是见过的。”

五嫂红着脸给我一揖，我也还了一揖。

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，她长我不过一两个月的光景。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，当我在小学校的时候，每逢休假进城、出城，都要打从他房子面前经过。那王师母是喜欢站在门口闲望的。有时候在她的后边立着一个发才覆额的姑娘，只露出半面来偷看外边。假使一看见有人经过，她便要立地躲开。有时候也可以看见这个同样的姑娘站在门槽里面的侧门旁边，微微把侧门移开向外边偷看

这样的情景在现在是不能看见了。从前女子还没有解放的时候，一到十一二岁便要缠脚，蓄头，从此便不能出大门一步。要出大门要坐到水泄不通的轿子里面，和外边的世界可以说完全绝了缘。在这样的



郭沫若(1892—1978)，著名诗人、剧作家、历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社会活动家。主要著作有诗集《女神》；戏剧《卓文君》、《屈原》、《虎符》、《孔雀胆》等；另有传记、史论多种。现有《郭沫若全集》行世。

4 感悟乡情

时候，外界对于人的诱惑是怎样的猛烈哟！所以虽然是百无所有的空街！那大家闺秀们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，我们是体会了。

那位发才覆额的姑娘便是我们的五嫂了。照样是小巧的面庞，双颊晕红，双肩微掣，眼仁漆黑；只是人是长高了。但那细长的身材，高矮适中。城里人的穿着是比较入时的，因此，新五嫂的确为家中带来了新的气氛。

我在小学校的第二学期的时候，她家里遣人到我家来说亲，要论年龄相当那是只有我，但我在小时候便已经定了婚，当时五哥的未婚妻却刚好死了。父亲把这种情形回复了王家，五嫂就同五哥定了婚。订婚没两个礼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。这件事情我们母亲后来常常说起：“一切都是姻缘。假使王家的亲事再迟提两个礼拜，叔嫂不就成为了夫妇吗？”是的，一切都是姻缘。从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，迟早两个礼拜，便有终身的境遇的不同。五嫂与五哥的结婚自然不能说不幸，但就因为有这样几微之差而生出幸与不幸的，恐怕是不计其数的罢。

五哥订婚的时候是在东洋，他不知道听了甚么人的中伤，说王家的出身微贱，王畏岩先生的祖父好像是位裁缝，他便对于这件婚姻大不满意。他从日本写了无数次的家信回来反对。这或者也怕是对于恋爱结婚的一种憧憬的表现罢？在他们尚未成婚之前我们是很担心的，因为五哥是军人，他的性情很刚愎。但出乎意外的是他们结婚之后，伉俪之笃真真正正如胶似漆了。

在我害肠伤寒的去年下半年，正在我病危的时候，王家遣人来报信，说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。五嫂的热症我想来也怕是肠伤寒罢？因为那是一种急性

从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，迟早两个礼拜，便有终身的境遇的不同。



传染病，同在嘉定城，有同受传染的可能。我病了，她也病了。我好了，她也好了，我们的四姐后来还说过笑话：

“你两个幸好不是夫妇，假如你们是夫妇，别人会说你们是害的相思病呢。”

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不幸一样，就在害了这一场重病。

她病后没半年便和五哥结了婚。年底便生了一个侄男，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。

她的病在我们中国，从前叫作产后癆，又叫百日癆。这不消说是一种急性的肺结核（Tuberculosis Pulmonum acuta）。在从前的人以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这种险症，其实完全是一种迷信。

在这儿我有两个揣测。

一个是我们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肠伤寒后得的，就像我得了中耳炎、脊椎炎一样，她是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症——肠伤寒患者有这种并发症的可能。有肺结核的人经不得生产，假使一经生产，不怕就是轻症也可以立地变成急性的症候，那便有性命的危险。在医药进步的国家，有肺结核的孕妇是要用人工堕胎的。我们的产后癆、百日癆，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知识，牺牲了不少的女子了。

还有一个是到了我们家里之后受了传染。

我们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，我们的九姊也是得了产后癆死的。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姊住过的房间，我们又不晓得消毒，这就很有受传染的可能。

无论是哪一个原因，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。

五嫂死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读书。她在临终时大



她病后没半年便和五哥结了婚。年底便生了一个侄男，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。

6 感悟乡情

约看见我的幻影，听说她向着空漠中说：“八弟！八弟！你回来了，啊，你回来了！”母亲安慰她说：“你在思念你八弟吗？你八弟在成都读书不能够回来。”但她始终坚持着说：“八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”她还指出我所在的地方。

这位五嫂和我因为年纪不相上下，我们彼此都很避嫌疑，平时是连交谈的时候都很少的。

好像就是那一年的暑假。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、三哥，还有几位兄弟，在最外一重的中堂里面押诗谜，押到兴头上来了。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顷刻不离的，那晚他却为诗谜所缠缚着了。我因为要去找几本旧诗本便一个人走进后堂去。在那第三重的后堂前，五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。她看见我进来了，远远地就招呼着我：

——“八弟，你们在外边做什么有趣的玩意儿？”

——“在押诗谜呢，很有趣。五嫂，你不去参加吗？”

——“有三哥在那儿，我怎好去得？”

——“三嫂都在那儿呢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——“你一个人怎么又跑进来了？”

——“我进来找诗本子。”

——“你们倒有趣，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得有点害怕了。”

——“我去把五哥叫进来罢，说你有事叫他。”

——“不，你不要去叫他。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好了。”

她这样说了，我觉得好像有暂时留着陪伴她的义务一样，怎么也不好离开她就一人走开。

——“怎么不进母亲房间里去坐呢？”

——“母亲已经睡了。”

在那第三重的后堂前，五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。



我走下阶沿，走到养着睡莲的石缸边上。

——“哦，子午莲都开了。”

——“可不是吗！我看着月光从壁上移到了天井的当中。”

就这样我把取旧诗本的念头抛去了，就立在水缸边上陪着她，想暂时疗慰她的寂寞。

可供说话的资料是很少的，因此沉默的时候也很多。

有一次彼此沉默了一会儿，她突然地微微笑出了声来。

——“想起了什么事情好笑呢？”我问她。

她说：“我想起了你的相片。”

——“我的相片？”

——“是呢，我们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毕业生的相片。”

是的，是有那么一张相片。那时候她的父亲王畏岩先生在做县视学，那相片的当中是有他的。县长坐在正中，视学坐在县长的右边，校长坐在左边。

——“我有什么好笑呢？”

——“我笑你那矜持的样子。你人又小，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层。你看你，把胸口挺着，把颈子扛在一边，想提高你的身子。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也做出这样的姿势来形容。她自己又忍不住好笑，连我也陪着笑了。

——“不过，”她又说，“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。你凡事都想出有一头地，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。是不是呢？”

这是她的观察力的锐敏的地方，我隐隐地佩服她，她好像读破了我的心。

——“八弟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

这是她的观察力的锐敏的地方，我隐隐地佩服她，她好像读破了我的心。



8 感悟乡情

——“我不知道，是不是叫‘王师什么’呢？”因为她有两位小弟弟，一位叫王师轼，另一位叫王师辙，是说要学习苏轼和苏辙。

——“对了，我叫王师韞。”

——“是谢道韞的韞啦。”

——“你猜对了。”

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，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样，在我的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。只要天上一有月光，总要令人发生出一种追怀的怅惘。

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，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样，在我的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。





张妈

钟敬文

她是幽闭在缺乏教养、习俗简陋的乡村的妇人，加以生性又比较笨拙，双足更包裹得像两只菱角。一举一动，自然不免给予我们以不轻快，甚至于很难堪的感受。

她使我们窘极了！

是初到这里那天的下午，我们叫她去买米和洋油等东西，她竟一点都听不懂。她说的，我们又无从了解。

“这真为难了！在这里，简直像到了穷荒的异国一样。”我苦笑着说。

“你住在浙江不是将一年了吗？为什么连听也听不来？”蓬埋怨我说。

“杭州话，还马马虎虎可以听得懂一点；她说的是道地的乡音呢。”

“暂时除了由它去，再没有别的良法了。”

过了两三天，费了许多细辨强记，指物喻形的功夫，关于几种日常重要的物事，如饭、菜、鱼、肉、洗浴、点灯等说法，彼此才渐渐能互相听懂；但一说到别的东西，还是无法懂得。自然，对于那些，不聋哑也只好聋哑了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。因为蓬常常到厨房里去帮她工作，彼此便渐渐有些习熟起来，说话也能够互相懂得



钟敬文(1903—2002)，广东省海丰县人。著名学者、民俗学泰斗。同时，他也是“五四”以来优秀散文作家。从事散文创作六十余年，写下了许多精美的小品。著有散文《一声春雷》、《西湖漫话》等。

些。她说她是诸暨人，家里有丈夫和儿子。到这里做工，是几个月来间的事。主人对她很苛刻，尤其是主妇时常不免要以凶狠的声色威吓她。不是说东西弄坏了，便骂她用柴米太浪费。没有客人来租屋住时，她吃饭是没有菜送的。因为主人从来不给她买菜的钱。（主人是常常住在城里或此间旁边的老家里的。）有客人来住，她帮客人做饭、洗衣服，从那里得到报酬外，主人便再不给工资了。——她照例的工资，每月只有三元。

“她是很可怜的！”蓬转述了她的话，黯然这样慨叹了一声。

“唔，很可怜！”我答应着；心里又触动起社会的大问题。

她是幽闭在缺乏教养、习俗简陋的乡村的妇人，加以生性又比较笨拙，双足更包裹得像两只菱角。一举一动，自然不免给予我们以不轻快，甚至于很难堪的感受。有时，也想发发气；但一念到她身世的可怜，便自然地隐忍下去了。

有一天，蓬蹙着眉峰，用凄颤的声音告诉我：

“张妈快要回去了！”

“做什么？”我意外地受着她的话的袭击，急遽反问了一声。

“刚才她在厨房里告诉我，主妇又骂用柴米太多，说不要她了。她预备月底回去，要我替她写信报知家里。她一边说，一边哭，情景怪凄凉的！”

我们沉默了，但苦雾却密密笼在各人的脸上。不久，她进来冲开水，我们都低着头没勇气看她的脸色。

一次，蓬到城里去，黄昏时还没有回来。几次她问我好不好开饭，我总回说等她回来才开。后来，夜

她照例的工资，
每月只有三元。



太黑了，我只好草草地独自吃了。第二天，蓬到厨房去时，她说：

“昨晚先生等你等了许多时候才开饭，他只用了点白饭，却把菜都留下等你吃。”

蓬把这话转告我时，我们一齐笑起来了。

“我们尽说她蠢笨，她也会做这样聪明的打趣呢。”我说。

“笨人有时是特别会讲聪明话的。”蓬抢答着。

以后，我们不但觉得她可怜，她可怜之外，还有聪明逗人爱的地方。

一次，她要蓬给她写家信。并吩咐我们付工资的时候，不要交到主人的手里。因为前次有位来住的客人，给了她三元六角工资，但是交由主人转的，所以结局却只剩下三元的整数落到她的手里了。

约莫七八天前一个黄昏，寂静的庭园，忽然哗闹起来。老主人的怒叱声，男工人的奔走声，张妈的呼唤声，群鸡的鼓翼声，一时并作。是开饭的时候了；但总不闻碗箸的音响。我不知道是闹了什么乱子。后来，蓬问了一问，才晓得是主人失了一只鸡的事情。

晚上，九时了。往常这时分，她早就熄灯睡去了；但这晚却老听见她往来草堆竹下，祝祝而呼的声音。我们替她担忧着，如果这只鸡今晚找不出来，明天主妇知道了，她不知要怎样重重地受罪一场。

第二天，上午十时左右，她一进来就对我们说：

“真冤枉！那只鸡，要我赔一块半钱。”

声音是哀惨惨的，脸色更沮丧得难看了。

这时，我们除了摇头，再没有什么表示。她出去了，房里突来了紧张的沉默。

“一只鸡，半个月的薪水……”我凄黯地在脑子里想着。



晚上，九时了。往常这时分，她早就熄灯睡去了；但这晚却老听见她往来草堆竹下，祝祝而呼的声音。